

王实甫及其「西厢記」

古典文学丛书

古典文学丛书

王实甫及其「西厢记」

王万庄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出版说明

这套古典文学丛书，每册均由一位作家的评传和其作品选注两部分组成。读者通过此书，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作家的生平、思想、文学创作上的特色、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、影响，同时还可以读到一定数量的该作家的作品。评传力求翔实、中肯、深入浅出；作品选篇既注意思想性，也注重艺术性，注释简单明了，通俗易懂。

王实甫及其《西厢记》

WANGSHIFU JIQI XIXIANGJI

王万庄 著

责任编辑：牟玉青 安春海

封面设计：黄 莺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125印张 148 000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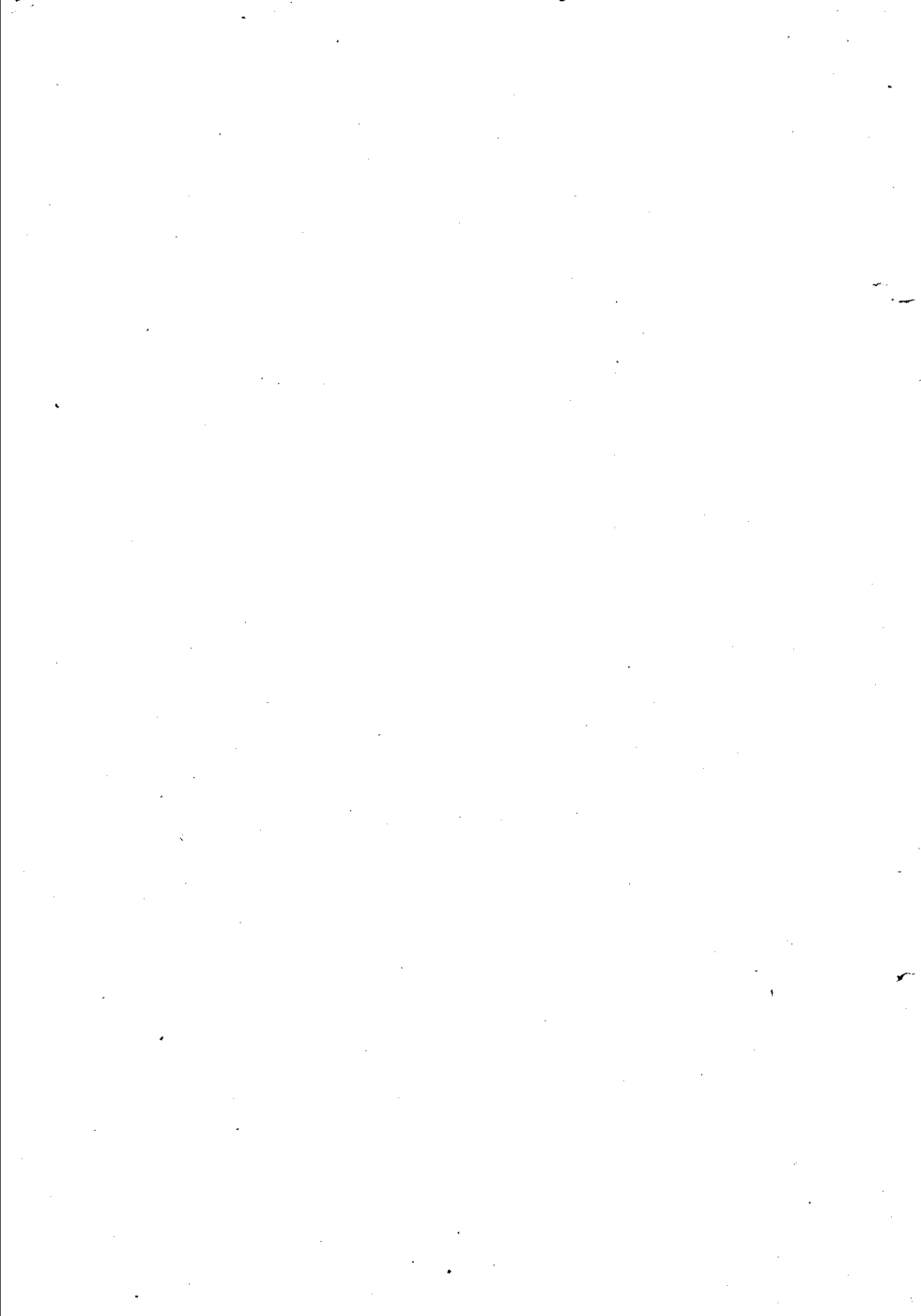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 550册

定价：3.60元

目 录

王实甫评传	1
生平及创作	3
《西厢记》故事创作源流	14
元稹的《莺莺传》	14
赵德麟的《蝶恋花鼓子词》	20
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	23
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	38
《王西厢》对《董西厢》的继承和发展	38
《西厢记》的人物形象	44
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成就	77
《西厢记》的结局问题	101
《西厢记》的影响	110
《西厢记》选注	125

王实甫评传



生平及创作

王实甫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西厢记》的作者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至于王实甫是怎样个人？生平事迹如何？思想性格如何？这类问题恐怕就所知甚少。因为王实甫得享盛名，完全是由于他写了一部《西厢记》的缘故。所谓“人以文传”，如果没有脍炙人口、古今闻名的《西厢记》，那么，王实甫的名字就可能寂寂无闻，不为后世所知了。

文学史上许多名作弄不清作者是谁。例如《诗经》三百余篇，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；众口传诵的《古诗十九首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木兰辞》等，至今不能确定作者。尤其是宋、元以来，作为市民文学的戏曲、小说大大繁荣，只知作品不知作者的现象就更普遍了。其中原因当然各有不同，但是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原因，那就是正统文人一般不重视市民文学。他们认为诗文才是文学的正宗，戏曲、小说不过是供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东西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技、末流。在这样的偏见下，名流、学者不愿以写戏曲、小说出名。例如清代经学家焦循写了《剧说》、《花部农谭》等很有价值的戏曲理论著作，却不肯承认是自己写的，直到死后才由儿子代为承认。也有的作家不署真名，另起别号。例

如小说《金瓶梅》署名兰陵笑笑生，话本选集《今古奇观》署名抱瓮老人之类，使人弄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。还有的是干脆不署名，元曲作者多属此类。例如现存元杂剧一百六十余种，其中倒有三分之一是无名氏的作品。有的署名也是张冠李戴，使后人难定真伪。《西厢记》的作者是谁？明、清两代就说法不一，引起许多争论，可见王实甫本人是没有署名的。

关于《西厢记》的作者问题，明、清时曾有几种说法：一说是关汉卿，一说是王实甫，一说是王实甫写前四本，关汉卿续第五本，但是也有反过来说关汉卿写前四本，王实甫续第五本的。清初金圣叹批改《西厢记》为《第六才子书》时，对第五本大加诋毁，断言不是王实甫的手笔，说“此《续西厢记》四篇，不知出何人之手”。此后随着金本《西厢记》的盛行，这“续貂”之笔就加在了关汉卿头上，于是“王作关续”的说法就几乎成为定论了。

随着有关史料的发现，近时所写的文学史都定王实甫为《西厢记》全剧的作者。主要根据是元代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和明初朱权的《太和正音谱》。这是两部早期记载元剧作家作品的资料书，其中都把《西厢记》的著作权归属于王实甫，而关汉卿名下并无这部作品。另外，明初贾仲明曾为《录鬼簿》中部分剧作者写有《凌波仙》吊词，在给王实甫写的吊词中有“西厢记天下夺魁”一语。钟嗣成、朱权和贾仲明距王实甫的时代最近，他们的记载，应当是最可信的。若再从《西厢记》的艺术风格上加以比较，则它与王实甫的其他作品更为接近，与关汉卿的风格相去较远，因此现在基本上一

致肯定《西厢记》的作者是王实甫。

要了解王实甫的生平事迹，目前几乎没有多少确凿的史料可供探索。《录鬼簿》上记载王实甫的生平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字：“名德信，大都人（大都即今北京）。”据所列剧作家名次，他比关汉卿、白朴稍后。后人推测他的生卒年大约是1260——1336年，即元中统元年至重纪至元二年左右。主要活动期大约在1295——1307年，即元成宗元贞元年至大德十一年前后。据贾仲明为他写的吊词：

风月营，密匝匝，列旌旗。莺花寨，明飘飘，排剑戟。翠红乡，雄纠纠，施谋智。作词章，风韵美，士林中，等辈伏低。新杂剧，旧传奇，西厢记，天下夺魁。

词中所说的风月营、莺花寨、翠红乡都是元代官妓聚居的地方，也就是演出杂剧及歌舞的游艺场所——勾栏。若据这首吊词推测，王实甫可能和关汉卿一样，是个“偶倡优而不辞”，很熟悉勾栏生活的剧作家。他为民间戏剧团体写剧本，由于词章风韵优美，获得了同辈、同行的赞佩，而《西厢记》更是出人头地，被誉为元曲之冠。据明人陆采在《南西厢记》自序中说：“逮金董解元演为《西厢记》，元初盛行……至都事王实甫，易为套数”，说王实甫做都事的官。又孙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中说：“余于苏天爵《滋溪文稿》中，偶发现王德信名。如即曲家王德信，则王实甫乃王结之父。”并转载王结之父：

治县有声。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与台臣议不合，年四十余，即弃官不复仕。累封中奉大夫，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护军，太原郡公。

是说元代名臣王结之父与王实甫同名，怀疑王实甫是否即中

年弃官不复仕的王结之父。此说因证据不足，附同者少。但据王实甫的散套《商调集贤宾·退隐》的内容看，其中确有“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，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”等语，表现了淡泊功名，对四时优游的退隐生活的满足情绪，与苏文中所载王德信的事迹能对上号。不过这又不免使人产生疑问，既然王实甫本人做过官，又曾因儿子显贵受封，《录鬼簿》为何对此毫无记载？关汉卿为“太医院尹”，马致远作“江浙省务提举”都加记载，为何官位不低于他们的王实甫，倒不为钟嗣成所知呢？

总之，这类问题因无史料可为佐证，都难成为定论，不过提出来供有兴趣探索的人作参考罢了。由此可见要弄清王实甫的生平是很困难的事。从王实甫作品绮丽典雅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出的文学素养看，我们只能大致确定，王实甫和他同时代的元曲大家们一样，是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。他的生平、思想和遭际，必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，所以如果从元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际来认识王实甫，大概不会相去太远。

大家都知道，“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”，元代是一个崇尚军事武功，不重视文化建设，知识分子最不吃香的时代。加上严酷的种族歧视政策，汉族知识分子一般很难在政府中获致高位，他们绝大多数沉抑下僚，在政府中担任副职或作小吏。特别是长期废除科举，堵塞了文人赖以仕进荣升的道路，一般有才学而不屑屈就小吏位置、却又需谋生糊口的知识分子，实在只能走向民间，去与倡优小民为伍。元代戏曲大家如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

等，许多都是学识渊博、有高深文化素养却不得施展抱负的人，王实甫也可能是其中的一员，这和贾仲明所写吊词是一致的。他们用纸笔代喉舌，借写剧本抨击时事，抒发他们对时代、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愤懑情绪，从而使戏曲艺术在元代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。所以说知识分子与有舞台实践经验的民间艺人的结合，是促使元杂剧兴盛繁荣的重要因素。所谓“文章憎命达”，假若没有这样一批“命不达”的创作人才，那么，即使有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作为物质基础，元杂剧要想成为市民文学中的奇葩，取得“炫耀百代”的辉煌成就，那也是不可想象的事。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产生于大德年间，正是元杂剧的黄金时代，又是作者晚期的作品，因此无论是思想性或艺术性，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在元杂剧中独放异彩。它的优美的文词和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七百年来一直获得广大读者的赞誉和喜爱。明清以来，为《西厢记》作考订、校注、评点的版本，今天还能见到三四十种之多，这种“西厢热”现象在元剧中可说独一无二。因此，他的时代和作品已足以证明，王实甫是个深获人民群众喜爱的、杰出的剧作家。

据《录鬼簿》记载，王实甫一生大约写了十二、三种杂剧，但是保存下的只有《西厢记》、《丽春堂》、《破窑记》三种。另有《芙蓉亭》、《贩茶船》各存一残折。其余仅存剧目，都已失传。《丽春堂》(全名《四丞相高会丽春堂》)写金朝宰相乐善与统军李圭闹纠纷，终于解释旧怨，会饮丽春堂重新和好的故事。人名和故事都是虚设的(只左丞相徒单克宁《金史》有传)。乐善因与李圭斗气被谪往济南闲居，后因草

寇作乱召他还朝，归见妻子，鬓发已苍。乐善感叹“为官的好似翻掌”，不如闲居自在，颇有宦海浮沉、不由自主的苦恼，这或许就是作者的寄托吧！《破窑记》（全名《吕蒙正风雪破窑记》）写吕蒙正未达时，遇刘员外之女刘月娥掷彩球招婿的故事。吕蒙正被彩球打中，刘员外不喜，夫妻二人被赶出家门，同住破窑中。刘月娥甘受贫困不悔。吕蒙正忍饥挨冻去白马寺赶斋，寺僧受刘员外嘱托，改为饭后鸣钟以拒绝他。后来吕蒙正显达了，才知是老岳父为激励他上进而想出的主意，最后一家欢聚团圆。故事不算新颖，因是旦本，倒是女主角刘月娥的形象写得比较鲜明。刘月娥是个王宝钏式的女性，身为富家小姐，为了实现婚姻理想而甘愿嫁穷秀才过清苦生活。她择婚不论门第，不论贫富，认为“夫妻相待，贫和富有何妨”。刘员外怕她受不得苦，她回答：

者莫他烧地权为炕，凿壁借偷光，一任教无底砂锅漏了饭汤；者莫是结就蜘蛛网，土炕芦席草房……您孩儿心顺处便是天堂。

——【醉中天】

她宁愿睡土炕，铺芦席，住草房。哪怕没油点灯，没锅做饭，只要婚姻顺心就是天堂了。吕蒙正也担心她受不得苦，她连声回答：“我受的苦，受的苦”，并向吕表示：

到晚来月射的破窑明，风刮的蒲帘响，便是俺花烛洞房……守着才郎，恭俭温良，憔悴了菱花镜里妆，我也不恋鸳鸯床，绣帏罗帐，则任那破窑风月射漏星堂。

——【尾声】

刘月娥的精神境界和《西厢记》里“不恋豪杰，不羡骄奢，自愿的生则同衾，死则同穴”的崔莺莺不是有相通之处吗？刘的婚姻理想也是要“寻一个心慈善，性温良，有志气，好文章”、“知敬重画眉郎”，而不愿要虽富有却“无恩情”的浮浪子弟。王实甫在这里通过刘月娥形象所表达的反对封建门第观念，反对以金钱财势为基础的结合，强调出自个人意愿的、有情的婚姻等思想，与《西厢记》也是基本一致的。这个剧的成就虽然不如《西厢记》，但是影响也很深远，现在各地方剧种还多保有这个剧目并不时上演，可见它的舞台生命也是长久的。

《芙蓉亭》(全名《韩彩云丝竹芙蓉亭》)和《贩茶船》(全名《苏小卿月夜贩茶船》)虽各剩一折且有曲无白，但从曲文仍能看出它们都是由旦角主唱的爱情剧。《芙蓉亭》似更有特色，它写女方主动追求男方，女主角韩彩云比崔莺莺大胆，不用“红娘”帮忙，独自一人于深更半夜去她表兄弟书房求爱。

天霁云开，月华精彩，南楼外，行过庭阶，我潜立在湖山侧。

——【仙吕点绛唇】

今夜个百无妨碍，洗乾坤风露净尘埃。冷清清风摇翠竹，白零零露滴苍苔。风月紧寒侵金缕衣，露华凉冰透绣罗鞋。轻移莲步，慢转雕栏，帘筛月影，灯晃书斋。又不敢呼名道姓，我则索蹑足潜踪，悄声儿独立在窗儿外。想着俺怀儿中受用，怕什么脸儿上抢白。

——【混江龙】

韩彩云如此主动热情，谁知那书生却是个胆小鬼，他“怕担烦恼，惹罪责”，一任韩彩云央告分说，他“紧闭定读书斋”，就是不开门。韩无可奈何地唱道：

……乾教我羞答答懒把门裡迈。哎，你个梁山伯不睬我这祝英台，羞的我快快儿回来。

——【柳叶儿】

从最后《尾声》里“则要你常准备迎风户半开……我则等的夫人烧罢夜香来”等语，可能经过一些周折后，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结局还是好的。

《贩茶船》则写元曲中颇为流行的双渐和苏卿的恋爱故事。妓女苏小卿与穷书生双渐相爱，茶商冯魁趁双渐去赶考，与鶯儿合谋设计，伪造了一封双渐的绝交信，强娶苏卿。残折即写苏卿得信前后的情景：

旧约信难凭，新愁眉黛敛。落红满地不钩帘，把朱扉掩、掩。怕对菱花，照人憔悴，不似我旧时娇艳。

——【醉春风】

灵鹊儿噪绿槐，喜蛛儿挂在垂檐，不由我腮斗上喜孜孜堆着笑脸。这书写时节带着些愁眉，封时节愁泪沾，拆开封皮仔细观瞻，我与你一字字从头儿念。

——【迎仙客】

原来这负心的真个不中粘，想当初嚼赚我话儿甜，则好去破窑中挨风雪受葢盐……

——【石榴花】

这时，茶商冯魁乘机来求娶，后半折写苏卿把冯痛骂了一

顿。按故事传说，经过一番波折，双渐高中做官后，终于把苏卿从茶商手里夺了回来，当然结局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

从以上所引两残折中部分曲文可以看出，两剧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，与《西厢记》是非常接近的。确定《西厢记》为王实甫的作品，这两折也是有力的佐证。

王实甫也写有散曲，流传的很少。《金元散曲》只收有他的小令一首，散套两套。他的小令《十二月过尧民歌》是写别情的。

【十二月】自别后遥山隐隐，更那堪远水粼粼。见杨柳飞绵滚滚，对桃花醉脸醺醺。透内阁香风阵阵，掩重门暮雨纷纷。【尧民歌】怕黄昏忽地又黄昏，不销魂怎地不销魂。新啼痕压旧啼痕，断肠人忆断肠人。今春，香肌瘦几分，缕带宽三寸。

人们称许王实甫是善于描摹儿女感情的名家，从他这类作品看，可见不仅仅是指剧曲《西厢记》而言了。

从《西厢记》的体制，还可看出王实甫是个思想比较解放并勇于革新的作家。元杂剧一般只有四折，最多五折（也有六折的，不传），外加一、二个楔子。由正旦或正末（一般担任剧中主角）一人唱到底，其余角色有白无唱。偶尔也有旦、末分折主唱的，极少。《西厢记》虽也采取杂剧的基本形式，却有所突破。它在每本四折或五折的基础上连缀了五本二十一折。在唱法上尤其不拘一格。为突出配角的作用，剧中不但红娘可以主唱，连净角惠明也能在“退贼”一折中大唱特唱。甚至同一折内也可来个大家唱。例如第一本、第五

本中的第四折，张生主唱，莺莺、红娘也可以唱。象这种似离常规又未全离常规的做法，既保留了元杂剧体制的基本特点，又有所创新。杂剧是以歌唱为主的表演艺术，丰富了唱腔，就能增强杂剧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力。《西厢记》中如莺莺、张生乃至老夫人、郑恒的形象，很多地方都是通过红娘的唱词来塑造的。若按常规，红娘就不能唱，可《西厢记》中如没有红娘的唱词，还能有多少情趣呢！前人对《西厢记》的体制有过议论：有的不承认它是杂剧的正统，有的误认它为传奇，有的怀疑它是受宋元南戏的影响，有的强调是受诸宫调的启发。总之，无论哪种说法，都不能否定王实甫的革新精神。他没有墨守成规，拘于一格，而是按内容需要，吸取众长，创造出能充分发挥自己艺术特长的长篇巨制。不以内容迁就形式，大胆革新创造，这正是《西厢记》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以王实甫对元杂剧的突出贡献，他完全应当进入元曲大家的行列。过去由于一些封建文人的偏见，他被排除在“元曲四大家”（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、郑光祖）之外，这很引起一些人的不平。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《曲律》中说：

“世称曲手，必曰关郑白马，顾不及王，要非定论。”近人也有类似议论，认为王实甫不入“元曲四大家”之列，“实未免有些颠倒得可怪”（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），“是则未免太抑王实甫矣”（杨荫深《中国文学家列传》）。其实王实甫的价值，早已由《西厢记》在文学史、戏曲史上的突出地位和深远影响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人们喜爱《西厢记》，七百余年来一直研究、再版、改编、上演不衰。它的影响及于中外，

这不就是对王实甫所作贡献的最为公允的评价吗？

根据现有材料，对王实甫的生平、创作粗略评介如上，若想较详细地了解，只有从他的代表作《西厢记》里去进行探索了。